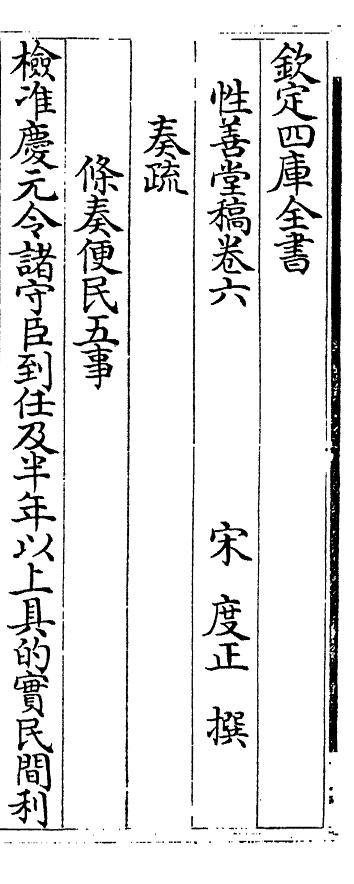


集部



性善堂稿卷六

宋 度正 撰

奏疏

條奏便民五事

檢准慶元令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事件以聞臣愚不肖伏蒙聖慈推擇付以千里之寄臣自到官勉竭駑鈍圖報萬分力所能為者不敢以紊煩朝廷臣已為之見諸行事今已半載矣力所不能者

敢因條奏便民事件謹具以聞其一曰修治城郭以消弭盜賊其二曰訓習民兵以强壯根本其三曰分歲幣餉軍以寛州縣之力其四曰勅戎帥選將以省財賦之用其五曰禁約社火以防意外之變臣不敢掇拾細微以應故事惟明主擇焉謹條陳如後

一臣契勘本軍元繫乾德三年王師平蜀太祖皇帝披輿地圖遂取簡州之金水縣陞為此軍又取漢州之金堂縣隸焉其地多大山盤亘數千里東達於潼遂西達

於成都蓋東西之衝而山川之要會也當其任者苟得其人西川有變可以扼之於此而使不得以越吾境而東東川有變可以扼之於此而使不得以越吾境而西大小相維犬牙相錯此太祖皇帝神武英斷所以建立此軍之本意也故為之城郭為之樓櫓無所不備承平無事上下翫習不復葺治歲月既久漸以頹塌今則人皆可踰越矣盜入其境何以捍禦散入山谷必為民患臣今打量軍城周圍計九百四十三丈高一丈五尺其

址厚一丈六尺其上厚六尺乳牆頭高五尺履險牆高五尺舊城湮廢之餘截長補短可得十之五為工約二萬餘工為緡約五千餘緡而城可成矣其費亦不至甚廣而控扼要害恢張形勢使盜不敢入其境則為利甚博或謂西蜀六十州當此財用困乏之際安得城城而葺之臣竊謂不然西蜀六十州固不一一皆當要害以臣觀之外郡之要害者七八內郡之要害者不過一二臣所領郡則內郡要害之尤者也故不可以不治臣今

欲乞特賜指揮給降度牒五道付臣仍下閬州差撥壕寨兩名赴本軍使喚令臣日下起工修築臣當躬率官吏從事其間庶幾堅實永為無窮之利惟陛下加察取

進止

一臣恭惟太祖皇帝懲五季藩鎮跋扈之敝權時制宜盡收天下兵歸於京師又收其財賦入於天府承平百年天下無事四方無狗吠之警中國有安靖之福然州郡事力寖以微弱故蠢爾小邦崛起遐陬一旦直至京

城之下者雖章惇蔡京相繼用事屏棄端人汲引羣小有以致此然州郡事力微弱不能抗禦亦其勢也渡江以來中原之地既未克復州郡事力宜有變通之道然京師之兵出以戍邊天府之財出以餉軍而州郡之事力如故也是以曦賊為亂人人憤切思食其肉然敢於抗之者甚少蓋無兵無財事出倉卒莫知所以為計耳既失於前當有以救之於後變而通之宜在此時近日議者欲補禁軍闕額又選廂軍之強壯者以為禁軍是

亦察見州郡事力之弱憂其緩急無以支持耳然額既不多所益幾何必欲額外招刺則其費甚鉅未易言也往時京東有弓箭手今湖北有義勇黎雅州有土丁平時可以捕逐盜賊緩急亦可為國家用蓋良法也前成都路提刑楊子謨取黎雅土丁之法行之嘉定嵗眉犍為各籍千人以為捍禦蕃蠻之用每歲人給一布袍每季人給三引春秋輪抽二三百赴教視其事藝之高下而勸獎之其始至則皆椎魯之民再至則稍已精悍曁

乎三至則事藝習熟氣力雄壯過於禁軍矣此民兵可用之明驗也今之州郡大者得三千人其次二千人其下一千人緩急誠足為用臣所領郡見管兩縣以土地財賦言之金水四分金堂六分臣欲略依土丁之法四分者欲以四百人為額六分者欲以六百人為額大戶以其客戶充小戶自願充者聽且以義勇為名免其義倉以為教閱之資免其役錢以為器仗之費免其一切科差不得妄有役使撫存愛養以為緩急之用以大戶

之有智略為義勇將副其餘隊伍一如土丁之法其初不拘人數且據人户願從者補入籍人見其有利無害必皆願從額滿則止農隙則於其鄉近便處聚而閲習春秋則輪抽赴教視其事藝為之激勸郡縣長吏若留意焉不三二年間皆精兵矣如是則内可以尊崇本朝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控禦邊方經略境土至於愚駿怙權或有如曦賊者亦可以奪其氣而制其死命此通變救時之策非特一郡之利實天下之利願陛下明詔大

臣熟議而力行之不勝幸甚取進止

一臣竊惟北敵恃其兵力侵我疆土國家不忍赤子墮於鋒刃不得已賜之金帛以啗之息民養兵然後徐為之計以有限之物塞無厭之求數十年間吾之民力亦幾於窮矣然猶敢稱兵犯順陛下赫然震怒絶其歲賜整我六師聲罪致討明詔所加天下忠臣義士歡呼鼓舞蓋久屈而思通久困而思亨久否而思泰亦人之情物之理天之道也然其變詐百出反復多端緩則暴横

急則哀鳴不可見其暴横以爲尚强見其哀鳴以爲巳服彼示其强欲以威我示其服欲以誤我我從而信之他日得志復出爲惡是墮其計中耳高宗孝宗曷嘗忘不共戴天之大義㑹其方張權時施宜葢將有待今其狼狽披猖蕩然有摧枯拉朽之勢然議者所以遲遲不決者徒以誓書之故不欲自我而發夫誓書小故本不當恤所當恤者不共戴天之大義也今者縱未能即日大舉首當絶其歲賜夫歲賜金帛無非出於民力民之

輸於有司有司之違於朝廷錢自分文以上金自銖兩以上帛自尺寸以上米自升合以上一有少虧文原缺三字迫未嘗少恕近歲以來主帑之吏以苛察為能金之麤惡帛之麤疎者往往全綱追擲因繫部押之官黜責州縣之吏取之艱難如此奈何委而棄之以資垂亡之讎敵乎此真可為痛哭流涕也臣願陛下確然不惑絕其歲賜彼若遣使祈請則擇布衣或使臣中稍有口才者以大義面折之毋接以侍從大臣以自損威重然歲賜

之物當如太祖皇帝積縑帛以經略幽燕之義別藏一庫專以給軍不以他用每歲分賜江淮財賦所若干湖廣財賦所若干四川財賦所若干仍令財賦所酌量分數寛減州縣之賦且寛減實數以聞寛州縣所以寛百姓百姓寛則根本充實而國家之形勢益强固矣然則絶其歲賜以之寛州縣則可使百姓少蘇以之供饋餉則可使三軍之士感激思奮絶之而軍民皆悅一舉而兩利惟陛下果斷不疑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一臣聞養兵以捍邊竭民之粟帛而民不怨者以其被堅執鋭以禦侮於其外而使之安居樂業以耕稼於其內也頃自權姦用事縱容奴僕干與軍政軍中陞差專用賄賂賄賂一行無才能者冒才能而進無勞績者冒勞績而用上下交征軍政於是大壞倖門一開不復可閉更化以來指揮約束不為不嚴刷滌冗濫不為不至然孤寒者尚難以升而多貲者終易以顯平居無事未見其弊近者敵人來侵光化棗陽蜀口自合為備蜀之

諸屯號為十萬自部隊將以上不知幾員皆不聞有方略措置惟有添兵一策夫添兵則添財財者出於民而有限上司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敵未來而先自如此可不為根本之慮乎况今敵人為達靼所逐假息須臾逃竄無地有何威勢而輕為搖動也蜀之山川最為險阻所謂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一夫當關萬夫莫向者謂如某隘戍若干人若干人之外往往不能容某堡戍若干人若干人之外往往不能用蓋其地步有

廣狹初不在多顧將之者方略運用何如耳今不選才略之將而專恃兵多竊恐兵多徒困民財將之不擇終於誤事也往時敵人提四五十萬精騎直欲取蜀吴玠以數千疲敝之卒當之折其英鋒挫其鋭氣使之狼狽而去兵在方略豈在多也譬之人家奴僕稍有智術者使之出外營幹雖一僕可以了十事若其庸謬者雖十僕不能了一事人之才智自有高下豈可不擇也今臣比見總所行下起椿管錢以應辦軍前支用不加賦於

民取之舊額之中其意非不甚美然所謂榷管錢者蓋
出於酒稅酒稅之入有盛有衰非若田畝之入一定不
變數十年來課利虧之所在皆然大額雖存其實已廢
州縣無所收朝廷無所取亦已久矣今一旦責其補足
又欲人併補四年州縣將何所從出乎凡此皆出於諸
將占穩自便不為國家深思遠慮驟添戍兵致此紛紛
也臣願陛下明詔大臣詳論戎帥凡遣一將出戍其所
先須問其用兵幾何如何方略如方略可采用兵不多

者即撫勞慰勉而遣之期以有功則不次超用方略不足用兵太多者止勿遣選將所以省兵省兵所以省財省財所以寛民力固根本非細事也惟陛下開心見誠以待戎帥戎帥必能開心見誠以報陛下臣言狂計愚惟陛下寛察取進止

一臣竊惟蜀之風俗好為遊觀凡遇歲時遊觀之日無不盛服來會甚者奉事鬼神亦資以為遊觀焉然其志本在祈禱或祈蠶或祈穀或祈福禄或祈壽命此外固

無他也然近年以來衣服益侈器仗益盛隊火益繁而所事之神則被之以黄衣赭袍奉之以龍床黄傘其人更相呼集連結數州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輩事神之人例多良善然其閒豈無少年博徒膂力强健酒後耳熱慷慨悲歌當此之時或有姦人萌其非心妄意大事誘之以福挾之以禍刼而驅之非常之變起於俄頃豈可不慮使州郡城郭堅高兵甲犀利人馬充壯匹夫狂妄初無足道而今州郡事力空虚萬一有此未易撲滅

照得臣所領郡在大山之下人户希少奉神之社比之
西州不啻二十之一臣自到任便欲禁止皆謂人之奉
神本以禱祈初無他意且豐年樂歲士庶會集亦太平
盛觀因不敢禁但戒諭之以至誠一心自求多福庶幾
感格毋輒有紛爭反招悔咎人情怗然遂以無事然臣
終恐其他盛處或有如臣所過處者故輒為陛下言之
欲乞指揮行下嚴加禁約凡奉神者不得以黄衣赭袍
龍床黄傘等物仍各於本貫判狀凡五六人至十人各

自爲隊不得結連百人以上爲隊庶幾不至大盛防微杜漸以潛消意外之患夫惟明者見於未形智者謀於未兆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侯勑旨

重慶府到任條奏便民五事

臣伏蒙聖慈差充前件差遣檢准慶元令到任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或邊防事件以聞臣伏見自頒降此指揮以來朝廷以故事求之州郡以故事應之歲月

寖久所進之説不知其幾間亦或有施行者特千百之一二爾此有志之士往往以朝廷忽棄其言而有懷不敢盡有策不敢陳若是者蓋不能無之也臣一介書生洊蒙誤恩畀以聖父潛藩之重眷意如此臣不勝感激伏念臣自少知學頗有當世之志實以生長西南數千里外無路以望清光若不於此罄竭愚衷不惟負其平生兼亦上負朝廷簡拔之意豈復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哉謹具列如後惟明主審擇焉

一近歲以來疆埸日蹙於外盜賊窺伺於内自承平時
兵宿衛於京師而天下財賦盡歸天府州縣事力單弱
如去年張福莫簡之變自利而閬自閬而果自果而遂
猶入無人之境所在莫有能扼截而操制之者此事臣
憂之久矣前在懐安首論部伍民兵之策以防意外之
變正謂此也臣今所領郡緊靠南平南平之外即溱播
諸羌管下江津縣舊有寨曰清溪自元祐五年創置而
戍之以兵其後因白錦堡部曲透漏作過又别措置土

丁以三百人為額專以控扼諸羌承平日久諸羌各安耕鑿不敢出沒而官司因循寨官類不擇人往往肆其誅剝不復留意教閲因循廢弛臣自到任不住准安撫司行下招填闕額禁軍自邊事以來才有闕額隨即填補別無未補之數必欲增招所增不滿百人則不足於事所增若及千人則所費甚巨何所從出臣竊以為添修寨丁令及一二千人自本府擇一曾經歷有才智之士奏充寨官農隙只自寨中教習春秋大閲則量抽人

數驗其事藝賞其高強者以示激勸仍略倣嘉敘黎雅土丁體例春冬衣每人各支一布袍每季各支錢三引以為教閱之費其寨將副則擇其家業溫厚智力可以彈壓者使為之十年教閱精審內無盜賊外無諸羌出沒之警則與奏補名目如進義進武校尉之類無事則宿之寨中有事則調發入府惟郡將所用若其他處有緊急會合討捕有功則自如常法如此其費甚省而緩急堪以倚仗重慶當三川之衝無事則已有事則實為

要害去年張福莫簡初下果州便欲順流以趨重慶使吾寨丁教養習熟節制嚴整彼知必不敢來若其來則授以方略於上三峽之間藏伏巖谷以俟之以佚待勞以吾之地里習熟而待彼之生踈則殄殲之為不難矣臣見委官措置續具條奏乞賜指揮行自本府專一經畫庶得以效其區區僭蒙朝廷矜允則異時不惟可以為本府之用而此一二千人者控扼上流則可以為兩川之聲援屏蔽下流則可以為一道根本伏乞朝廷果

斷而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一夔峽之間大山深谷土地磽确民居鮮少事力貧薄比東西川十不及一二士之仕者率不願往如幕職官令錄理法簿尉之闕有一二年無人授者有十餘年無人授者重慶之為郡在昌合之下忠涪之上較其地勢未為僻遠其間員闕無人願就者不能無之巴縣倚郭上縣乃至七八年無正官自臣到任與之通情共事方有願就者巴縣尉則十餘年無人授江津縣尉則又十

四五年無人授去年新進士就吏部注闕合入簿尉者無慮百人竊意以其見次必有願就之者而此兩闕竟無人肯授徐問其故乃是公私艱棘物價翔踊不及東西川吏卒凋敝不足以供使令不及東西川風俗最陋訟牒紛然盜賊充斥往來追捕無頃刻暇不及東西川至於初官之人舉者三員然後闕陞次任之人舉者五員然後改秩是則與東西川同宜乎士之仕者輳集於東西川而不願就此也以是借補之官不理選限之官

與夫納粟之官日夜經營諸司以求權攝此輩初非有禮義廉恥之人有苟祿之心無進身之望所在椎膚剝髓以肥其家以媚其上初無抵書歷子以拘繫其進退見利則趨見害則遁往往挾臺府之勢躪籍州縣州縣莫敢誰何此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深山窮谷之民疾痛疴癢嘗患無可告訴乃不復爲之擇人而苟付此輩使肆其谿壑以爲食邑蓋不待目擊而知其受害也有不忍人之心者寧可不思救之之方乎或謂當增監

司帥臣及為郡者之薦章薦章稍多則出身之士必多
彼出身之士内有禮義廉恥之心外有進取功名之望
而又有所謂考功之歴以嚴其殿最如此則夔峽之民
必受其賜臣竊以為不然增監司帥臣及為郡者之薦
章是優異監司帥臣及為郡者爾非優異士之仕者也
今患士之仕者不來而求以招來之恩施於士之仕者
足矣何必優異監司帥臣及為郡者而使人以為泛濫
也為今之計莫若為簿者三年舉職無不了事件與減

兩紙闕陛爲幕職官爲令錄爲理法者三年舉職無不了事件者與減兩紙改官狀而爲縣者又與免職司則士之仕者使其無志則已苟有志於當世者寧不能堅忍刻苦以就寸進將見夔峽之間無復闕員而深山窮谷均被覆芘存養之賜其於朝廷惠卹元元以固根本之意豈不深且遠哉伏望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議而速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一臣竊惟國家用人文武二柄常參用之在於內郡自

知通教授幕職則用文兵官巡檢巡捕則用武蓋文以治民武以治兵惟監當之官則通用其餘文不可以兼武職武不可以兼文資其來久矣至於極邊去處則郡將縣令並許通差右選然須無文官可差然後以右選為之非獨憎武人而愛文士蓋為武人率多粗暴不通曉民事未必能有捍禦之勞而先有兇害良民之事在於邊上尤切利害故不得不謹之於始也重慶接南平南平接諸羌然南平所接亦皆熟户久享交市之利俛

首帖耳惟南平是令未嘗敢萌欺侮之心獨以其接於
諸羌陟入夷腹故亦通差武官而諸邑亦間或通差焉
至於重慶則自來不差武官而所管三縣亦未曾以武
臣為之惟江津嘗有右選經營奏辟元未赴上竟為臺
府交章論罷其後復差文官以至於今若壁山縣則緊
靠昌合兩州之間四境皆大山地瘠民貧全賴縣官曲
加撫字乃不至失所昨來或有右選官乃復營求奏辟
臣若重失一武弁之懽不為朝廷愛惜祖宗法令使武

臣得以占射内郡知縣肆其粗暴刻剥百姓貽害無窮推其所自實放令上任者之責臣是以不敢已坐條告示令别注擬合入差遣一面别選辟文官使分任撫字之寄矣峽中之民散居山谷生理單薄憔悴飢餓殆如猿猱以此爭鬬最多訟牒最盛全賴為邑者調護撫摩使各安其生業豈可苟且付之粗暴之人使肆其谿壑邪臣見已先諭峽路知縣與減改官狀兩紙且與免職司若蒙朝廷速賜聽從則雖窮邊之處不患無良令矣

更乞指揮檢准祖宗之法行下約束凡內郡諸縣自來不通差右選去處不許右選經營奏辟以亂祖宗良法美意如有違戾重作施行庶幾邊鄙騷動科調之餘所在皆得良令元元不至重困不勝萬幸取進止

一臣竊惟生財之道莫大於省官且以在外論之先臣歐陽修有言一路諸司往往多闕而使一司兼之至於半年一年未聞有廢事者以此知官冗可省者多也舊來武昌益昌皆專差郡牧其後以漕司建臺於武昌即

以漕兼之益昌亦以漕兼之未省以前無所增益既省以後無所闕誤而所省知州一員俸給支遣已自不少然在內則又可省左右供給濫食之人在諸縣則又可省三年迎送之妄費近年以來淮上諸司建臺去處即兼其郡蓋知其有利無害灼然可省蜀今分四路而夔峽地土瘠薄稼穡艱難最為下下重慶雖名潛藩上流鉅鎮而實管三縣又皆破落頽敝牽補過日所管兵籍雖近千人然以二百餘人戍夔門而本路諸司抽差亦

不下三二百人臣自到任之初邊報愈急總所抽五十人運糧宣司抽三十人帳前祗應又抽差文武官吏亦復數人而津遣之費與夫封樁衣糧器甲之屬於常調之外每歲費不下萬緡况前年大司根括凡有餘在已皆取撥似此費用何所從出府責之縣縣責之百姓一二年後責之不已公私俱空豈無意外之慮受人之牛羊者安可坐視臣竊惟武昌益昌既以漕兼之有利無害而本路憲臺適在重慶今若即以憲兼之臣見其初

無一毫之損而其為利蓋不一而足也上不干請於朝廷下不誅剝百姓而日有所省月有所積以寬民力以應軍用此智者之所必為爾或謂憲司兼府則於巡按有所不便臣竊以為不然蓋夔峽一路皆大山深谷險峭巉巖鳥道蟻徑迂曲難通而來者每慮所在州縣貧薄不無將迎之費以此數十年間未聞諸司有出巡者縱使有志之士以洗寃澤物為己任不憚崎嶇跋涉之勞欲一至開達等州以破盜賊巢穴者暫使倅攝事近

不過一月遠不過兩月耳他州闕狀者例使倅攝事獨於重慶而疑之乎此臣所以妄謂以憲兼府有利無害者此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如臣言萬一或有可采行下聽臣即日觧罷或以别除官知重慶亦别與差遣即令見任憲使就兼之以省迎送不貲之費所以寛州縣卹百姓實非小補望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一臣伏見往時兵端初開朝廷特許四川總領所截留

上供銀絹及田四廂銀絹以餉大軍此外又給與官誥祠牒變賣此外又許增印會子此外惟料夫錢一事大為騷擾其餘無所誅剥蓋朝廷既已應副之則州縣亦不敢於常調之外肆其妄取爾近者邊事再起去往時軍興之日未遠百姓之瘡痍未合州縣之事力未蘇比之向來實是空虛向來所應副之數朝廷宜一一應副之也或謂截留上供則外道州縣不復知有朝廷故不許截留上供又謂截留田四廂銀絹則有妨湖北贍軍

經常之數故不許截留田四廂銀絹添印會子必至價落既已不許而所以應副四川軍興之用者不過官誥祠牒與略給賜銀絹而已以窮空之餘連年餽餉大兵而其應副之數乃反過於向來故不免許其多方措置以濟用度於是乎根括諸州見在之錢根括百姓户絶之田根括寺觀常住之田又監僧道驗度牒錢又監坊場河渡助邊錢下至巫師亦監焉名色不正誅求無藝不得已而皆為之加之奉行之人並緣自利多端挾持

人情為之騷然此無他緣朝廷吝惜上供及田四廂銀絹而至於此耳臣謂諸司及諸州上供以十分為率宜以九分賜總所量留一分使同聖節綱進發自足明其尊君親上之心至於田四廂銀絹則直可盡舉以復還四川總所蓋往時秦檜賣國市和以私意殺欲復中原之岳飛而使田師中領其衆飛素得軍心故令師中自關外帶蜀兵數千人自隨以為彈壓而又分蜀賦以給之此乃秦檜私意初無義理非祖宗良法何必執之而

不變也況自蜀中津運至鄂州雖曰順流而江道險阻運綱之費甚夥而上供則直至都城其費尤倍矣今蜀口邊事連年朝廷加念上流重地豈得不厚其給賜以寬民力而固結其志若朝廷明以此二者賜之而盡免其所立名色之取則庶幾經理財賦者易於為力邊事雖未寧而百姓稍得安跡誠封植根本之上策也上件銀絹在四川得之則何啻丘山之賜而在朝廷不啻毫末況一二年後兵革稍息即復如舊以富有天下之大

何吝於此惟陛下特達而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性善堂稿卷七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王敳

謄錄監生臣沈齋

性善堂稿卷七

宋 度正 撰

劄子

上本路運使論夫錢劄子

維時夏令正中天氣清潤恭惟都運太丞郎中龍圖禮樂自將光華發越神所相勞台候萬福正伏審疏恩北闕換節東川建臺以來畨未旬浹號令所暨風采一新東川之人往時欲得之而不能得今遂得之豈勝欣幸

正自聞報誠以得托照臨喜至欲舞急欲擘一牋少見此意又念四方書問必萃此時正也亦復汲汲以無益之詞上浼崇重仰勞裁答誠不足為勤秪足為罪故少遲之耳頃自邊釁一啟調度繁興數月之間公私之積幾於掃地意者陛下念東西兩川蜀之根本空虛何以為國況漕輓之寄斟酌斂散審量緩急猶不可輕故遴選老成練達儒效章著如執事者扶持而全安之耳一道之人上而士大夫下而匹夫匹婦無不習聞盛德之

謦傾耳拭目皆望初令有以少寛之不啻如飢之欲食如渴之欲飲也旬日以來竟未有所聞獨聞以百姓所出夫錢之緩專差十數輩黄衣下諸郡督之聞者無不錯愕失望今距開禧用兵數月未遠百姓再出此夫錢極是不易然指揮既下初無敢不從者但富者取諸其家貧者未免取之於人今所在富者少而貧者多貧者非鬻桑麻鬻田宅則不可辦方其鬻也緩之則價必平急之則價必賤十千之物五千鬻之則是官科五千者

百姓已受十千之害矣而可不恤乎然正竊謂此必非執事之意必出於進言者之過何者豈有愷悌君子至明至恕而乃不察此也進言者必謂近來邊報日急收合散亡其費甚大此錢不可復緩正竊謂不然正聞之道路自敵侵大散侵天水侵皂郊侵成州侵西和公私所藏其陷沒者不知其幾千萬萬至於般運錢糧為畔亂之人所奪者亦復不少由此觀之前後致敗皆由諸將措置乖謬即非錢糧闕乏今所科百姓夫錢已納者

亦及六七其貧而未足者少寛之半月一月亦似未爲過也况近來總領所行下已自得旨通用三界錢引每界爲錢三千六七百萬前去年既已抄印在庫今方施用何由便致闕乏敢望不憚改令抽回所差人使州縣稍寛限日百姓不至慌忙窘急亦自拜賜耳執事下車之初所差人未測台意淺深未敢玩狎威令未敢放肆無禮州縣若自今凡有行遣一一差人則其未必至凌辱官吏無所不至耳去年總所行下取撥舊欠動以一

日為限下邑介於大山之間非舟車之會日收止於見錢縱有錢在庫兑錢引亦數日而後足因移書幕府委曲備述此意其後行下但令日下疾速解發不拘一日之限督促之中稍有通融之意最為得體方此調度之際自非懵然無知識者何敢不盡心盡力自取罪戾正自去歲至今略計補解增解之數無慮七八萬下邑壤地褊小一路之中素號闕乏能自如此亦不少耳今者切望詳察特賜指揮凡事不泛差人且斟酌適中之令

使州縣可以奉承如其庸鄙上則忽慢王事不能趍赴軍期下則殘虐百姓不能究宣德意擇取其尤甚者一人聲其罪而按發之又誰敢不畏服似誠不必黄衣四出然後使之趨令也正向者幸甚得接英遊辱知愛甚厚誠恐左右之人未達事體不能以盛德雅望為惜故率易一言伏惟察其言之忠愛而亮之幸甚幸甚執事所拘未得詣明臺躬受約束願言妙護粹和茂著勲庸以前從稾之拜正伏紙忱叩

書

上王樞密謙仲書

四月一日具位度正謹薰沐裁書再拜獻于宮使樞密相公執事正聞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以言乎三者雖天下之所共尊而其實固不一也爵焉者施於朝廷而不及於鄉黨齒焉者行乎鄉黨而不及乎朝廷惟夫所謂德焉者合内外一貴賤而通行乎天下者也然爵之與

齒蓋有偶然而得之者偶然得之在人雖貌敬而心不服若夫仕極乎公卿之貴歷佐累朝號為元老而又盛德大業書行於竹帛而流於天下若是者不獨士大夫尊之而凡民尊之不獨中國尊之而四夷尊之不獨一時尊之而舉天下萬世尊之矣恭惟執事德量如河海踐履如金石行滿天下而益謙名滿天下而益恭其進而立乎朝廷之上也危言正論日聞於人主之前其退而處乎鄉黨之間也盛德大業日播於四方之遠正蜀

之書生少從先生長者游固已獲聞大人君子之盛德及長周游四方泛楚澤趨吳會講業閩中而翺翔乎江漢之間當世之所謂大人君子者亦既略識之矣獨未能竊伏下風而拱聽議論之末深以為恨夫古之士所以汲汲然自善其身者豈獨誦詩讀書而後為學哉凡天下之士道義之可師德業之可範巍巍然出於一世之表者苟能親其顏色接其詞氣薰習漸染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況議論之餘正氣消蝕首白而尾黒首陽

而尾陰首君子而尾小人者比比皆是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夷險一心始終一操如相公者幾何人士不為君子則已士欲為君子而不見天下道德之士聽一言觀一行以自矜式寧不為自棄乎雖然志於富貴者富貴則趨之貧賤則去之若志於義理者貧賤由是富貴由是正之立志素不甚淺相公其俯而納之引而道之察其所以而警誨之幸甚幸甚正謹再拜上

上費尚書書

四月十七日具位度正謹再拜上書尚書給事侍讀修史執事正聞天下之所甚尊而重者莫如師而其所可信者莫如門人弟子師焉者道之所在而門人弟子者所以承斯道而傳之者也夫子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立於世天下從而師之者凡三千人顔子之禮樂曾子之一貫固已許之不疑矣自餘仲弓子路之徒或可使南面或可使為宰或可使與賓客言一善之可

稱一能之可録蓋門目而品題之無遺也夫子一日得政於魯它未有所取而公西赤使齊原思為之宰使夫子得政於天下而復文武周公之盛則所謂三千子者愚知其必有以處之也孟子受業子思從者數百人其高弟弟子樂克公孫丑之徒尤其所深許者也樂正子用於魯孟子喜而不寐而樂正子亦汲汲然惟其師之稱樂正子非私於其師也其意若曰使吾之師而行其道於天下所謂數百人者庶幾皆有行焉耳逮漢之興

費直傳易伏生傳書申公傳詩戴德傳禮董仲舒傳春秋皆自孔氏而孔子之書賴之以存史氏從而系之曰官卿相者幾人官列卿者幾人官郡邑者又幾人所以歎其徒之盛而美其師道之不替也下而迄於唐其所以扶持斯道而振起之者莫如韓柳昌黎先生雅以師道自任故其成就者尤為俊偉而河東先生凡所指教者亦皆有聞於世故唐之文物所以光明碩大駕兩漢而追三代者皆兩先生涵養作成之力而推挽之功也

伏惟尚書得孔孟之傳於千載之下表裏道德踐履純固自為布衣發言立論深極乎詩書之奥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簪履升朝天子置之經筵訪以學問非天民之先覺而何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得其門而升堂入室者何限正固不肖固不足以測知萬一重念尚書分教遂寧嘗獲執經座下親道德之容聽正大之論不為不久不肖之資固不足以有立然至於循其師之說篤信力行終其身而不畔者亦或自許其庶幾焉

今者夫子當路於朝淵騫環列正也不遠千里一趨函丈附於由求之下以自獻其不肖之身或可使南面或可使為之宰或可使與賓客言惟夫子所以命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尚書之門至某官者幾人至某官者幾人而同其善於天下且使漢唐大儒不獨專美於前夫豈惟小人之幸實師門之幸也傳曰顏淵孔子更相稱譽不為比周執事尚何疑狂斐若干篇具之别卷尚書其加察不宣

任尚書伯起書

九月一日具位度正皇恐再拜上直院修史詹事給事尚書執事正竊惟士之志于學惟道之所在而已道之所在學者從而歸之無遠近之間彼此之異也夫子生于魯魯之士從之齊宋鄭衛陳蔡之士亦從之以至秦楚之士亦莫不從之何者道之所在焉耳道之所在或數百里而從之或數千里而從之從之而質其所見質之而參其所聞日漸月摩以進乎道此之謂得其所從

未聞有非之者至孟子亦然孟子之徒數百人夫數百人者豈其皆鄒人哉亦四方之士耳近世濂溪明道伊川亦然蓋自洛而從濂溪者二程是也自閩而從二程者楊龜山游建安之徒是也道之所在豈必曰捨其鄉之人不從而從他人以為罪哉乃者斯道之傳蓋在朱子張子呂子三先生者同時並出鼎立天下天下有志之士皆起而從之故從之之士所得之多所造之深者散在天下蓋已不少正也不幸生于遠方又不幸年方

十五六時張子吕子已相繼殂謝獨惟晦庵先生在焉士而不志于道則已士而苟志于道當是時也不先生之從而奚從故聞其風而思見其人讀其書而思識其言味其言而思得其心蓋如是者又十餘年于是慨然内斷于心以決其行惟其貧約無車馬之資無王公大人之援身披裋褐足躡草履口甘藜藿往返萬里寒暑之所侵陵風雨之所震薄幾為道路之餧魂者屢矣蓋是時偽學之論方熾士怵于利害畔而去者往往而有

先生察其來之遠壯其志之高灼其中心之無所畏而外行之無所遷也于是接之加異焉窮其所已知而後告之以其所未知極其所已到而後語之以其所未到及其言之有會于心則欣然而與之言之于人而稱之其所以博而約之者蓋無所不至而正亦退而自謂有得于先生焉天下之士皆曰非卓然自立者未易至此獨其鄉之人曰是蓋捨此而從于彼者于是或顯攻之或陰排之褋然而起噫使先生而生吾鄉吾捨而他從

焉是誠可誅也今道在先生而先生居于彼吾能不以其遠而往從之是蓋得其所從者而吾何罪且士之志于學未嘗不欲見諸用然用與不用是有命焉使其果不見用于世則存心養性以自修著書立言以自樂要使沒世而名不泯于後斯已矣雖然謂其捨此從彼而排沮之者此特一國一鄉之私論云爾也推之天下則有公論在伏惟尚書遊從于先生為最久造詣于斯道為最深當路于朝不為不得時言聽諫行不為不得君

以先生之門論之盖四科之上士而正之不肖不惟不敢自附于七十子之後是殆庶幾乎三千之徒之間耳德行言語固無足比數而文學政事又不足采録然其初之所懐者如此而中之所存者又如此今之所以自安者又如此今年五十有三矣一毀之餘殆將不復尚書其亦念之哉往者新進之士釋褐而歸者謂正言尚書嘗辱問其姓名焉意者盖憫其窮悼其屈思有以少振之也因不敢自棄而一吐之文集數種各附跋語其

後贄之書府願一覽以見其所得之如何不宣正皇恐

再拜上

通劉侍郎書

正聞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蓋謂已先知之而後可以覺其所未知已先覺之而後可以覺其所未覺也已則未見何以使人之見已則未聞何以使人之聞是故審聲於聾考色於盲是猶索金於窶人之子其不得亦宜耳伊尹有堯舜君民

之學然後可以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甘盤有天人之學然後可以使其君保乂有邦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此三代之際有其學而見之於用者也孔子有經天緯地之學而定公莫能用故其學獨傳於門人載於六經孟子有居仁由義之學而齊宣莫能用故其學亦傳於門人而載於七篇此三代以降而不獲於用者也邇者儲宮既建博求天下儒學之士以為文輔侍郎實與其選天下有識皆欣然相慶曰是可謂得師矣侍

郎之學造之也深存之也至察之也精而養之也久是不可謂無其學而茍於充其位者也且正何以知之夫聖賢之學内外交相養而已養之於内則禮義之悦我心者不可無以發之養之於外則進退周旋之際起居飲食之間亦不可無以示之内外各得其養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在是矣侍郎在太學時必欲以其師白鹿書院之規揭之學以養之於外又欲以其師大學中庸語孟之書講之諸生而養之於内正是以知侍郎之

學蓋有所自今者之除非無其學而茍於充位以為榮者也今既數月矣而朝夕輔導之方左右啟迪之具不識尚可得而聞乎正竊謂輔導太子啟迪開諭者固不一端然明經義以資益其聰明謹遊從以涵養其性情是二者蓋其事之大者焉夫太子之學何學也將學為人君為人父之道也欲學為人君者當先學其所以為臣之道不能盡夫所以為人臣之道則亦不能得夫所以為人君之道矣欲為人父者當先學其所以為人

子之道不能盡夫所以為人子之道則亦不能得夫所以為人父之道矣故為人子而孝者必能為慈父為人臣而忠者必能為仁君是道也載之六經故太子不可不講明經義夫所謂講明經義者非若文生才士破碎章句穿鑿義理以幸於有司也是將以格物致知將以誠意正心將以齊家治國是三者而已是故輔導之選惟其學不惟其科第惟其道德不惟其文采蓋有文采者未必知道有科第者未必知學而帝王之學無所用

乎文釆科第也夫六經之義浩如淵海學者所造當有先後孰先而始孰後而終是不可不知也夫聖人之立言語其精者固未嘗遺其粗語其末者亦未嘗遺其本本末精粗本自一貫然其親切著明造之而易入講之而易明者莫若論語是以明經之序當先論語次七篇次而大學次而中庸次而詩次而書次而禮次而春秋而終之以易焉夫易窮理盡性之書而論語者切問近思之書也學者必先切問近思而後可以窮理盡性則

不躐等不陵節聖人之道為可得聖人之事業為可有矣夫孔子晚而後學易而後之學者乃以談易為先周公作周官槃言教國子而不專言教太子之法蓋位有貴賤學無等差自太子達於庶子以及公卿大夫之子一而已然所謂教國子者教之以詩書教之以禮樂而已當是時文王之易其發明天人之藴亦已備矣然終未以為教三易之法特掌於太卜周公之意必有所在發明經義以輔導太子者亦不可不知也今夫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居移氣養移體是不可不圖之於其初也今士大夫家求師以教其子者固不可不謹然至於朋友遊從之間亦豈可不察蓋先生相與言必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必以財與利聞仁義之言久熟則必悦於仁義而欲為仁義矣聞財利之言久熟則必悦於財利而欲為財利矣此自然之義也自昔帝王之資聰明睿知未有不過人者茍於性習之未逺嗜欲之未流熏之以詩書之氣濡之以禮義

之味則日就月將有不難致者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天下之道二正與不正而已朝夕與正人處則耳聞正大之言目見正大之行熏習漸染夫安得不正朝夕與不正人處則口習邪僻之言身習邪僻之行熏陶變化夫安得而正是故欲其進德而毋敗於德欲其修業而毋怠於業則其居處之間遊從之際必皆有以為之慮而後能得也且其所與居處者何人也是不可不知也其所與遊從者何人也是不可不知也左右前後罔

非正人則誰與為不善左右前後皆非正人則誰與為善所與居處所與遊從而皆得乎逸民處士則誘之以聲色之奉而傷其性導之以貨利之事而損其行者必無之矣如是則吾之進說必欣欣乎其樂聞也所與居處所與遊從而不離乎近習小人則引之以詩書之正道啓之以先王之法言者亦必無之矣如是則吾之進說必戛戛乎其難入也豈可自謂吾惟以說經為職而於其居處遊從之間漠然不為之慮而望其能進德修

業乎昔惠帝聘四皓以為羽翼肅宗親李山人與之共事本朝真宗禮白雲先生與之往來是皆可為後世法程子嘗建言乞擇老成宫人内臣侍哲宗而經筵祗應人亦皆在遴選令春坊内外供給之人若皆得謹愿者為之為益亦不細矣此謹遊從以輔導太子者又不可不知也正又嘗求之於古得可以為戒者二可以為法者三可以為法者商高宗周文王滕文公是已可以為戒者堯之丹朱舜之商均是已古之帝王未有不尊師

敬友以成其聖德者古今之稱大聖人者必曰堯舜然皆以精一執中為學蓋學則為聖為賢不學則為愚為不肖理之必然耳丹朱商均非其無以為師者又非其無以為友者卒之不肖焉何也夫人之生或不幸而有疾雖欲學之而才有不逮勉焉盡其至可也彼商均者不知其才之何如而丹朱以傲聞是其才亦有過人者而卒之不肖則不學之罪也使其知學去邪以從正去惡以從善沛然其誰能禦之此其可戒者也夫古之聖

人雖曰生而知之然攷其行事未有不學者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蓋其少時已得甘盤而師之講之已熟行之已至觀其得説與之議論至於啓心沃心之説光明照徹煥然於千載之下中興之功蓋有不足為者是皆其幼學之力有以致之也文王之為世子也仁孝之實見於躬行者已不可及然猶孜孜汲汲養老乞言尊師重道不自滿假故君人之大德事君之小心自其為世子時已自成之戰國諸侯誰能以學為事者獨滕文公

知敬孟子故孟子一見遽告以堯舜之道性善之說此不惟有受道之質而好學之心亦可見矣他日問禮問為國孟子所以告之者皆王道之綱仁政之本惜其未能始終師用孟子而至於王也然其好學之心卓然如此視齊宣梁惠沉酣於功利鄙淺之說者萬萬耳此可為法者也今之宮僚可謂備矣然獨侍郎力辭兼職乞專一贊諭是殆以春宮德業進不進為已任者故正輙以其淺陋之說進於左右正不肖不學無所取才然區

區所以望侍郎者不敢以望於人惟侍郎加察

性善堂稿卷八

宋 度正 撰

啟

通參政啟二首

伏以學貫天人才兼文武高明光大贊聖化之更新安富尊榮究真儒之成效風采聳聽精神折衝國有人焉吾無憂矣恭惟宮賔叅政知院器業閎博識慮精微經綸之略甚高康濟之心尤遠容止可觀而進退可度富

貴不淫而貧賤不移惟衣裳惟干戈凡有謀而則告以
儐相以軍旅蓋無施而不宜越執鴻樞進參大政朝夕
納誨夙夜惟寅厚風俗結民心思復見聖祖神宗之盛
治退小人進君子惟推行慶歷元祐之舊章措四海於
隆平建萬世之長策規摹先定根本不摇羽翼春宮所
以重宗廟扶持國是所以尊朝廷溯洙泗之淵源消漢
唐之朋黨大綱既正萬目斯張雖已舉中國之内修然
未忘四夷之外侮審觀事勢灼見幾微兼收小大之才

以備緩急之用合謀并智諒何事之不可為捨短取長亦何才之不可用德量旣侔於河海元勲斯溢於鼎彝國以賢興士無遐棄正少也志學壯而力行幸親接於前修頗周遊於當世會邪説之競起永矢退藏覩公道之重開載懐奮發況親年適當夫喜懼而子職敢憚於勤勞敬以微蹤仰歸洪造可使宰也可使賔客也自惟何有於猷為用之鄉焉用之邦國焉决不仰辜於推擇言不足信試而後知

倚老臣以輔政斷自聖心推幼學以濟時實惟素志道高明而光大君安富而尊榮國有人焉吾無憂矣恭惟宫賓大參政知院相公受天間氣為時宗工淵源洙泗之深蹈履詩書之粹德義可尊進退可度巍乎一代之典型威武不屈富貴不淫屹若中流之底柱自登近弼式究遠猷措四海於太和建萬世之長策規模閎博識慮精微羽翼春宫所以重宗廟扶持國是所以尊朝廷皇極茂建而庶政以修大綱既正而萬目斯舉固已强

中國之勢然未忘四夷之憂樂育天下之英才以壽斯文之命脉軫伊尹不獲之念躬傅說旁招之心一聞姓名皆在簡記故凡善類之去就獨以明公為依歸進君子退小人相業遠追於前轍致隆平頌清廟元勲行繼於古人與國咸休永世無極正材雖無取志不甚卑雖邈在於後生猶逮承於先覺會邪說之競起永矢退藏覩公道之重開載懐奮發况親年適當於喜懼而子職敢憚於勤勞謹以微蹤仰干洪造可使宰也可使賔客

也自惟何有於猷為用之鄉焉用之邦國焉決不仰辜於推擇言不足信試而後知

通任樞密啟

畀聖父之潛邸仰荷誤恩奉慈親之版輿載諧初志頼上前之敷奏被中命之褒嘉捧戴以還感藏莫喻伏念正少緣經藝早綴儒科不以流俗之所輕易其中心之至好惟其生長於西南數千里之外未免浮沉於州縣庸衆人之間奮然為雲谷之遊直欲極風雩之樂適所

顧欲忘其疲勞遂得收放心一言以歸乃知不遠復三字之訓然以私淑諸己非敢求多於人中衆連帥之薦揚尋被遹言之横及但知忮其私忿遂併毀其平生謂其問道於偽學禁錮之時乃是要名於正論既明之後窮無所告退而自憐會公道之復興徐浮言之自定雖阨弓旌之召猶紆麾紱之榮奉命於羽檄奔馳之餘竭力於科調浩繁之際偶緣辦集獲被甄升付之夔峽之上流介乎川蜀之都會事任愈重綿薄是憂此蓋伏遇

宮賔知院樞密相公妙貫天人資兼文武親傳至學非堯舜則不陳雅意本朝安社稷以為悦旁求學道愛人之士坐收博施濟衆之功致此陋庸亦叨器使正敢不力行寛大之㫖曲盡撫摩之勤惟是此邦素稱瘠土揆之他郡半是疲氓況縣官之闕者葢已十餘年而郡政之弊者亦非一二事加以財賦方經於根括絲毫無復於羸餘儲蓄一空公私俱敝惟當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力加勉於新功期速還於舊觀以師旅以飢饉庶乎三

年足民之可幾如禮樂如會同則非平日言志之所及

通侍郎啟

垂紳正笏方為儒學之侍臣大纛高牙又作詩書之元帥公望實之甚著上眷倚之益深隆旨游頒士心交慰天開井絡地控坤維祖宗以來已為國家之重鎮朝廷之上常選天下之望人雖沿革亦或隨時而規橅則有定論蓋根本之地不在於彼而在於此故委付之意不于其外而于其中大哉神聖之遠圖極此古今之長筭

所謂犬牙相臨之勢又何大尾不掉之虞機權不遺事勢斯定恭惟某官氣全剛大道極高明拳拳抱憂世之忠挺挺有經邦之志器業宏而識慮遠議論正而操履淳支大厦允為棟梁濟巨川則作舟楫恢恢餘刃斯能定社稷能安國家斷斷無他必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庸膺寵命特畀价藩佇觀衮衣之歸入贊鈞陶之化正叨承小邑服在下僚志竊效於區區考不辭於下下夫何小己之幸復值大賢之來聞絃歌之音一笑償武城之

遇遊舞雩之下此身顧闕里之歸欣幸之私敷宣靡既

通憲使啟

風綸涣發輔英初下於吳天霜節晋升乘傳遠馳於蜀道想聞風采之盛喜見光華之新敬薰一緘遠候六轡恭惟某官剛大以直高明而中學術追配於古人超乎百氏文章衣被于當代本之六經卓然履踐之極高偉矣規模之甚遠入則參宥密之地獨見幾微出而司號令之權共推仁恕惟其公論之益著所以聖眷之愈隆

亟加臨遣之恩将示登庸之寵矧惟益部乃控重邊蠢爾羌戎喜則人怒則獸緊我漢使仁如春威如秋行發軔於詩書以折衝於樽俎捫參歷井少資攬轡之勤自西徂東遄即賜環之召正深惟空乏之誤被使令懼所任之靡勝顧自謀之何暇代大匠斲寧逃五日之譏從君子遊幸托百年之好

通利州唐寺丞啟

恭趨行闕獲奏名天子之前分領學官復從事諸侯之

後俯慚末學仰玷公朝依仁幸際於大賢省己庶安於微分重念正零丁弱質憂患餘生漫傳先子之經初乏趨時之技一舉於禮部已愧叨塵三考於判司曾微補報欲退伏林泉之下將盡心簡冊之間簞食豆羮心已安於顔餒抱關擊柝義亦由於孔貧遂迺負擔出門躡履就道困于荆楚憔悴何堪戹於江淮歸投無所以至覲光王國講業閩中風雨露被者朞年水陸奔馳者萬里面顔如鐵心志已灰徒自歎於天窮實難堪於官使

使其優游學問已無可師況復奔走道塗又何足取欲逃曠責實賴包荒某官德性恢洪道心精粹家傳至學非臯夔之事不存於心身為儒宗非孔孟之談不出諸口游更華要益茂風猷永惟元祐之得人莫盛眉山之多士然頻濵事業克家之子未聞斜川詞章傳世之孫安在賢哉三葉萃于一門此天下所以仰首而歎嗟縉紳所以交口而論薦當資盛德以佐中興付以雄藩實朝廷進賢之兆堅其大節亦世臣事君之端公固優為

正敢妄論正將緣賤職得在下風若何施為可免尸素
識荆州之面期不負於此行升夫子之堂或有取於他
日歸依則切敷陳莫周

通新運使啟

奉藩近輔名震京都畀節昕庭光生益部粲若除音之
下温然和氣之敷凡在照臨舉增欣抃惟西南之要地
控夔梓之上流雖好文之鄉凜遺風之尚在然弭兵以
後猶舊觀之未還重以羌戎窺伺之靡常加之師旅饋

運之末已儻非碩德曷副上心恭惟某官識度昭融器業閎遠藹藹圭璋之質㤔㤔柱石之材碩膚象於狼胡卓哉廊廟之用信厚符於麟趾盛矣邦家之光胷中未究於經綸天下已聞其風采英聲四達公論一詞曰者重建中興更新聖化謂天臨萬國事不可以遐遺而日靖四方政當明於先務帝思俾乂誰能往欽急欲得人大慰爾遠方之望疇咨在列莫如我同姓之賢申命使華式將隆指軺車戾止坐觀四境之澄清衮衣歸兮行

慶千齡之際遇正叨麾下邑密邇崇臺敢辭負弩矢之勞誠喜見羽旄之美使蜀父老復覩諸葛武侯之政諒非偶然而魯諸儒得從河間獻王而遊誠為幸甚胷懐欲吐筆舌奚殫

通漕運使啓

九命奉藩聲動辰居之北十行畀節星移井絡之西渙萬里之風雷沛一方之雨露好音至止清議翕然竊以四蜀腹心益州所部最其至重九重耳目漕臣之寄尤

為不輕剢惟聖朝深念遠俗行寬大之詔務得民心擇忠厚之人以諭上旨玩印久矣詔公往焉恭惟某官天性温淳風姿秀偉抱圭璋之質早涵浸於詩書振金玉之文大發揮於事業洊更華貫綽有休聲懿德彰聞允矣清廟之瑚璉大宗維屏盛哉皇家之本支方涪中式茂於棠陰而日下已傳於梅信帝謂坤輿之遠人情欲極於周知公為天派之英儒效又彰於已試故班明命特畀皇華雖一角祥麟暫賦西郊之游泳而九成鳴鳳

終為北闕之羽儀

上運使啟二首

曾叔祖奏名昔託鴈行之列愚小人試吏令依虎節之光天或相之事有如此正荆州冷族巴子書生自其志學之年雅以致身為事中遭憂患外迫飢寒身愈困而志愈堅行益修而名益下既叨吏禄益肆簡編儻朝學而有聞雖夕死而何憾出求當世之先覺驗其平生之所知幸得分教之除以為歸養之計二年於此碌碌無

稱三省之餘循循自愛已以為樂人以為憂茍執德之不踰豈知言之罕遇恭惟某官先儒領袖後學宗師德量如司馬天章澄之不清而撓之不濁政事如鮮于諫議道之斯行而綏之斯來士喜於有歸民喜於有託小人喜於有養君子喜於有師正亦諸其逢自聲厥幸蓋以牛後深慚東野之踈拜於馬前儻惻北平之念

廼眷西顧久虛使華分命儒臣來司計府聲傳劒外歡動民編想萬里之雲霓作一方之雷雨企踵而望何來

之遲某官上應天星下為人瑞優游儒館盡窺秘府之藏振發士林獨得聖門之妙英華積著事業光明宜入經筵開明于帝學宜登臺省潤色於王猷而任久速於自然付行藏於有命分符畿甸仗節遐方雖僻遠之民幸蒙芘覆而縉紳之論咸謂淹濡恐孔席之未温即漢詔之已下正詩書末裔庠序晚生問道尋師殆環天下為貧竊禄屬在部中豈敢速成尚期與進願學孔子雖無齊人之鎡基親見子雲行有侯芭之幸會

上總領啓

光被王言進司蜀賦百年喬木人知世德之深四境甘棠公有仁聲之大風雷初發草木生輝竊以綿地數千在撫存于根本帶甲十萬庸克壯于金湯自非通敏之鉅儒何以斡旋于大計帝曰誰可僉言汝諧某官道極精微氣全剛大稟湖山之秀如光風霽月之照人得洙泗之傳如白日青天之在上伊尹周公之事能世其家管仲晏子之功絶口不道蟬蛻于權謀之外鴻飛于仁

義之中九重眷知四海推重永念四蜀困窮之久當資一代温雅之材君子是圖我人何幸李公擇首司國計皆知朝廷無聚斂之心韓稚圭出撫西師固識聖主有圖回之意事實在是公其懋焉正賦性甚愚知學最晚不敢雷同于世好深期有得于師承幸託光輝得親矜式延頸跂踵願依數仞之牆摳衣趨隅庶幾一貫之道

上趙茶馬啟

論鄉秀以賦歸久違英範捧臺書而就列復近修門喜

華表之得親激懦衷而自壯有懷如渴欲嘿不能重念正賦分多奇受才甚謭自結髮務求於正道每行身輒蹈於危機千慮百思不為城府十步九折未免風波幸禮義之不愆則俯仰而無媿有如去春之較藝實對白日以盡心欲覽青衿之英竟墮黄口之謗駭機一發孤迹屢危賴聖朝愛惜於人材致士類保全於科目固已梗夫人之進猶未足怨者之嗔夫何南宫之首科復在春闈之冠選羣狙始息多士同稱用之安富尊榮已嘶

前哲容也溫柔寛裕實倚宗工恭惟某官燭於理以甚明存其心於至大好賢惡不肖豺狼無當路之虞捨短取所長桃李有滿門之盛人方依於喬木上將作於歸禾正備歷險艱愈思懲艾困於心衡於慮誓加勉於新功博以禮約以文幸亟加於惠訓鄙心所志筆舌奚殫

賀茶馬啟

光被選掄榮膺任使去東川之寄當一司榷收之崇陟西清之班實兩宫眷倚之厚一札翶翔而來下萬夫鼓

舞以歡騰惟蜀號四塞之區而地控三邊之重南撫南詔北通北戎夷人所交不可無羈縻之政廟筭之得是以有博易之權必屬重人以董兹事在中原全盛之際當聖朝積習之餘人既豐穰物滋繁衍茶以劬計者日且千數馬以駟計者歲將萬餘中興以來故規未復究觀近日委任之意大非曩時措置之權謂四蜀之封據上流之甚險而三秦所闞眇中土之可觀故資當世經綸之材將圖决策掃清之計恭惟某官器業宏遠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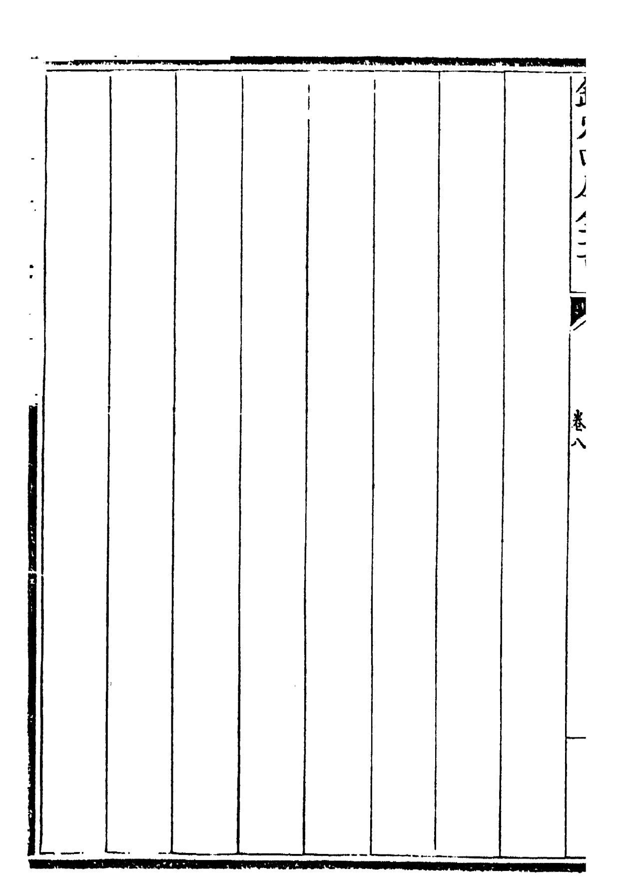
高明通古今治亂之源可以備顧問歷内外事機之久可以贊弼諧而執徳不踰守道難進既公論之莫掩宜聖眷之加隆念非表表愈偉之人孰付多多益辦之事遂從使指擢置大司重衛君之行素盡秉心之道大魯侯之去益著無邪之思行觀禮樂運用之動人坐見竹帛勲名之入手事固如是公其勉焉正弱質菲材孤生無取學雖勤而未就志則有而甚疎動多迂濶之為久賴包容之至甘為下乘曾何冀於天閑敢作微聲自貽

羞於石鼎

賀宇文右司除起居舍人啟

榮膺親擢光奉制書越從鳳沼之游進列螭坳之近眷優綸綍歡動縉紳洪惟聖朝若稽古訓克謹正君之大義式嚴載筆之攸司依日月以對清光蓋將養萬幾之慮推古今而賛鴻業所以澄百度之源羽儀金閨後先玉步凡春秋之會要凜氷雪之甚嚴矧堯吁舜俞靡一事之不謹而商盤周誥垂百世以無窮允惟四海之英

儒仰副一人之妙選恭惟某官性資温雅襟度清平卓乎忠義之世傳附以詩書之幼學在朝而從大夫後已多貳化之功束帶而與賔客言適至折衝之效播於清議簡在上心大書特書游夏之詞莫措一命再命皋夔之業可期坐符三月之遷行慶千齡之會人所望者公其懋焉某留滯西陲翱翔東望有懷賀廈莫尾賔筵控弱水之三千徒嗟短翼摶扶揺之九萬仰羡脩程



性善堂稿卷九

宋　度正　撰

啓

贄見漕使啓

伏以為貧而仕固難擇地而後居直道而行未免倚人以為重思見君子實勞我心輙陳世俗不腆之詞以當古人執贄之義正資性庸下見聞淵疎漫求聖智之用心雅於詩書而有契將循此以自樂顧終身而無他偶

緣生理之蕭條繼以骨肉之零落不能固守其貧賤之操於此輒萌其禄仕之心黽勉一來憖皇萬狀論其學則時謂之偽語其材則時謂之疎心則無干於人行則寡合於俗進則人將指目退則人將誚譏揆之適時之材可謂無用之士甫終下考分還故山天實假之使識大賢之面士而有此庶安不肖之身恭惟某官道配前修行高當世包太虛以為量得失不動其心粲春風以為言喜怒不形於色當代典型之老中興勲業之苗進

退雍容議論宏遠愛民如保傳之於赤子待士如父師之於諸生和氣襲人懽聲被物正首投狂斐已蒙一字之褒今辱照臨永託二天之庇歸依則切敷陳莫周

贄見利守唐德輿啟

竊以郡之有學猶人之有衣冠學之有師猶衣之有領袖未有毀其衣冠而可以成禮去其領袖而可以成章惟其謹擇於材能庶或有裨於教化若稽古昔厥有本源永惟虞夏殷周之興則篤學校庠序之事上自國子

下及編民厥生始及於七年大抵已升於小學君師倡其道於畿内諸侯行其法於國中及周之衰其事遂廢晩生夫子先王之道復存中遭李斯後學之徒又盡自是或興或廢初無定規一存一亡顯有成效迨我有宋考法成周自列聖之增修視前古為大備至郡國皆興於學而朝廷各命以官要在成材非為觀美得人之盛自古罕聞就學之多於今尤甚欲堪斯任允屬真材然開導作成固學者事主張振起在上之人恭惟某官一

代儒宗三朝元老量周天地不求備於匹夫道燦日星
實有光於前哲奮乎百世自成一家昔曾參躬行三省
之勤故聖師口授一貫之妙退與其徒而商論則極其
義而推明忠恕一陳本末兼盡蓋一唯所以承先覺之
指而兩言所以開後生之機惟正之心以參為法入侍
夫子儻精義妙道之或聞出領諸生則誠意正心而願
學造拜之始敬吐以聞

上太守啟二首

護孔孟文章之印深愧迂疎依龔黄師帥之光幸逃訶譴撫躬自省荷德已多若昔大猷厥有成憲漢文翁之在蜀所先者教化之原唐常衮之治閩所重者師儒之事易其俗以俎豆作其人以詩書三代以還獨稱俊偉百世之下莫並光輝永懷千載之人儻可一時之遇恭惟某官踐修德㦯存養功深黼黻文章若風行於水上淵源議論如珠走於盤中舒徐乎禮樂之間馳騁乎翰墨之際吾黨小子雅知斯道之宗四方諸侯誰出我公之

右英聲籍甚深議譪如庶幾齊魯之一儒不愧漢唐之二老正久玆託芘行且賦歸求也退由也兼固已歸於權度夷之清尹之任或有望於品題

分璧水之教亦既二年借玉山之輝始於今日將進趨於函丈輙自吐其平生正賦分窮奇受才譾薄人雖謂其可學心獨憂夫無成逮先人之存僅傳章句賴慈母之教不失指歸方踰弱冠之年幸脫科舉之累遂捐他習搜求未見之書逈於遺編髣髴不傳之旨知名教自

有可樂謂事物無足動心朝夕於斯出入由是專心致志不知世俗之是非徵色發聲欲慕古人之踐履坐糜學校雖曰為貧從事詩書將期進德昔焉聞道今幸得師某官天性高明中心樂易蚤登堂奥獨得範模禮樂以治身莫窮其際儒雅以飾吏所存者神正幸遊庠序之間與聞俎豆之事以為𠃓以為雁明公裁之置諸淵置諸天小子命也

遠迎知府啟

涪東作鎮棠蔭未移劍北奉藩綸言已至望羽旄而注
目極草木以歸心素履所聞先聲甚遠某官先儒領袖
後學宗師機杼文章續鼻祖子淵之緒淵源學問得鄉
人楊雄之傳隱然三代之英奮乎百世之下高詞妙墨
已衣被於兩川大册雄文行發揮於九誥少淹鴻翼復
剖麟符雖川泰之交上不輕於畀付然鄒魯之學公未
究於設施恐孔席之未温即漢詔之已下正詩書餘業
庠序晚生二年於兹初何所補六藝之外不知其他天

或相之公其來止與仁於大學雖微何蕃之賢問道於河汾或在董常之後

謝趙運使啟

數月羅大幕之下昔叨顧盼之榮一封奏九重之天今被挽推之寵懼庸虛之不稱戴恩誼以若驚竊以濟時當用於真才共理宜資於衆力得百君子國中未足為至多進一小人天下將受其極獘是以賢愚之判貴於審尤貴於嚴黜陟之間惟其公亦惟其斷自非獨抱高

明之見安能不惑好惡之私選掄靡失於若人任用乃
裨於斯世如正者山林賤士鄉序散材誦糟粕之遺幾
唇齒之俱腐閉户牖之蔽曾心性之未知倀倀而居碌
碌何取偶被科舉之籠絡遂陪衣冠以馳驅三叨試用
之恩一乏可稱之實雖先生長者力加於扶持然朴學
短才未免於淪棄浩歳月其逾邁撫簡編而慨然仁言
或借於齒牙弱質遂生於羽翼此蓋伏遇某官存心王
室屬意治功奉天子之命以活西人既仰寛於憂顧取

遠方之才而輸北闕將益究於經綸猷為力黜於浮虛簡拔遂加於魯鈍正敢不力行素學遠迹清修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儻修名之可立生者父母而成者夫子誓終身而勿忘感荷之私敷陳莫旣

謝運使啟

古君子當進退之間必本於義禮以為之決擇明使者處黜陟之際必量其才能以為之等差惟人物之不齊故器業之各異魁奇特達或可以為公輔之資沉靜淵

深或可以為獻納之任或其才識之頴異可以校中秘之書或其行業之潔清可以率太學之士或可為十室之邑或可為諸侯之賔蓋人品有天淵之殊而科目有小大之辨必欲得人以報國其惟體道以盡心苟或非才未免謬舉如正者齷齪下品零落孤生讀聖賢之書未能知其藴奥究古今之際未能識其變通奮身鄉序居然庸衆人之中濫迹泮林邈然諸博士之下黙而自信久不知名既不足以望玉堂之遊又不足以冀金閨

之選徒慕古人之至樂甘為聖世之棄人夫何華袞之褒許以儒冠之亞某官心存公恕志在經綸以社稷安危為己憂以人材進退為己任大綱所在上焉已得於鵾鵬數罟所加下亦不遺於蝦黽致兹瑣末亦預甄收正敢不策勉奮揚激昂蹈厲謹視聽言動之非禮於顛沛造次而必為違而致君誓益堅於素志窮而懷道期大振於修名

謝制置吳侍郎柚啟

伏以連帥薦論偶當殊選朝廷過聽特畀誤恩人微地寒靡容控避禮優意渥但切凌兢捧戴以還感藏莫喻惟茲蜀部雖曰陋鄉其在本朝頗多異產或以風節力諫於熙寧之際或以經行勸講於元祐之間或辯別邪朋正色於紹聖而來或扶持國難橫身於建炎以後浩乎人物之富見於史册之書故惟歲貢之科是謂藩條之大身任州縣者蓋千百數名登廊廟者僅五六人一被冕旒之眷知徑當公輔之委任惟其進用之甚速是

以采擇之加嚴必能得一時之英才始可繼累朝之盛事如正者賦資庸下立志迂疎本期得禄以養親豈敢干時而枉道幸因詩書之糟粕獲聞師友之淵源道之可宗千里不以為遠義所不顧比屋未嘗登門不知奔走之勞自適講摩之樂聊欲系志於翰墨久已冥心於是非鄉人之善好之自存月旦君子之道鮮矣未識本原雖嘗自立於風波洶湧之中實不徼福於議論平定之後深惟淺陋有玷明揚此蓋伏遇某官領袖諸儒蹈

履六藝大節已著於初筮清名益震於裔夷先天下而憂四海每深於系望以社稷為恱九重尤切於倚毗堂堂鞏赤舄之賢勉勉下白屋之士然道德之老斯垂意於儒雅功利之夫必先務於權謀夫何端人下取狂簡正敢不益堅所見思勉未聞窮則立言達以行已升沉異勢夷險一心昔趙韓王補表以悟宸聰歐陽公連章以進善類誠心既切天意自回今觀一再之陳聞斯謂後先之相望念遭逢之若此顧報稱之謂何取其片善

錄其寸長戴蒙華衮之一字高之九天逺之萬里願賦緇衣之二章感激之私敷宣靡旣

謝觀察使大資啓

竊以晝錦暫還幸致摳趨之敬雷封初試遽當顧問之科驟膺非分之褒不任臨深之懼竊嘗謂楊墨仁義毫釐之差則流於異端管晏事功方寸之陋則以其小器況懷材負義者或不顧古人之糟粕而研精覃思者或未通當世之經綸此後世人材所以難全而昔者聖賢

蓋常興歎如正者稟資甚下立志尤疎徒以世業於詩
書遂得早親於墳典致知格物未能倫類之貫通明善
誠身豈有天理之密察不敢半塗而廢惟憂一簣之虧
蓋嘗千里尋師幸不迷於塗轍第恨獨學無友終未免
於面牆忘衆口之所非寘一心而自進所謂碌碌餘子
空空鄙夫漫竊斗升以奉甘旨何意天下之大老察其
胸中之所懷深愍滯留特加論薦此蓋伏遇某官身為
宗老志在本朝拳拳盡致主之忠挺挺極濟時之用決

大事定大策每切中於幾微行正道出正言已備形於施設允矣宗廟之美煥乎簡策之光君子遵道而行孔宣父之門僅得數輩大臣不可則止范蜀公而下不知幾人出處各惟其時進退不失其正在其位則以社稷為悦居於家則以天下為憂搜羅鄉曲之遺材以備朝廷之乏用致茲庸瑣獲與品題正敢不循省初心激昂壯志推陳良之北學益堅平日之見聞佇周公之東歸願效異時之奔走其為感激未易名言

回李鳴鳳啟

濫蒙漕檄忝校鄉書欲搜博洽之材頗抑浮虛之習第憂拔十而失五敢謂得一以當千信所見以不移盡其心而後已寧遭譏罵不忍阿私一觸危機幾落深穽惟天有監付物無私歎時人之始疑至宗伯而論定恭惟省元先輩學通古奥行滿鄉評師友淵源遠矣有緒文章爾雅超然不羣是誠杞梓之奇才終作棟樑之巨用盛名已振更深夙夜之思正學以言佇俟天人之對

序

送黄侍郎序

昔之有天下者以天下治天下後之有天下者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宜若散然不一也而天下常至於大治以一人治天下宜若截乎其不亂也而天下常至於不治何也蓋以天下治天下是之謂公道以一人治天下是之謂私意公道行而天下馴致於大治私說行而天下馴致於不治亦其理宜也舜非不足於智力

也而有四鄰文王亦非不足於智力也而有四友蓋天下大物也非一人一手之所能獨運也合天下之智力以運之而天下日趨於治矣後之論者謂舜之相十六人而文王之輔自伯夷太公之外又有所謂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不下十有餘人何其盛也天之生才夫豈獨私於舜文王之世而已哉蓋用之則見不用則隱耳本朝之有天下也太祖太宗虛已用人收攬豪俊與之共治當時在政府者不下五六人至於仁宗之世

天下之治可謂極矣而考其所以致之者亦不過善於用人故當時之治莫盛於慶歷而慶歷政事之臣至於八人之多此萬世帝王當以為法况於聖子神孫乎皇帝臨御天下之二十一年盜賊已弭邊烽已息刑章不緐兵革不用天下之勢幾於小康矣然徐而察之則政教陵夷風俗委靡國用匱乏民力罷弊凡所以為根本之計者皆非確乎有不拔之實朝夕凛凛未知攸濟合天下之智力以共濟多事蓋未有急於此時者也而乃

大不然廟堂之上一相之外相與同心者協力者一人而已數月之間天下已莫不憂之於是豫章黄公來鎮於蜀已越四載清徳既高雅望亦著皇帝若曰爾久勞於外其遂來歸輔予而前乎此者天下亦皆謂公必歸必相蓋上之所眷公者固甚切而下之所以望公以扶持公道者亦不為不至矣夫古之君子所以相其君成其功名以顯於天下者亦不過曰徳量也明識也識之不明則無以别天下是非邪正無以别天下是非邪

正則將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其將何所不至德量之不足則必喜於自用而忌天下之才是心一萌視天下之才皆將無足與共事者舉天下之才無足與共事則舉天下之事將獨運而獨決之豈不殆哉正實有憂於此故因公之行不自知其僭越而冒言之願公自勉且以勉同列焉嘉定七年三月二十有七日山陽度正序

送吳侍郎序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周中葉以後之詩也殷

鑒在夏則周鑒在殷今觀不遠之云者以見周之可鑒者近在於周而又不在殷詩人舍周而言殷舍殷而言夏言愈遠而意愈近何其憂時之深愛君之切委曲詳盡忠厚懇惻如是之至也天下之事循其已往之迹而求之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監不越乎兩端而已然舉數百年之事而語之事非不切也理非不明也然而聽之藐然者耳目之所不接故也若夫事出於朝夕之近其利害禍福昭然可見其可忽之而不監耶夫事

之失莫知所以爲監而不能改無傷也知其所以爲監則改之矣若夫知其獘而莫監而天下之患始至矣往者熙寧大臣之得君也盡棄祖宗之人材盡變祖宗之法度天下憂之以爲其勢必至於極敝大壞而後已也而識者之論則曰朝廷而不覺悟則已一旦朝廷覺悟去其所謂新法而復吾祖宗之舊退其所謂新進者而復進其前日老成之人則天下無事矣然一事之失其始固羣起而議之及其積習之久則與之相安與之相

安則其回而變之也為甚難熙寧之法當時公卿大夫議其非者不知其幾其後用事者力破天下之公論主而持之其說之入於人也深事之行乎天下也久及其末也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其學為孔子之學以其政為周公之政而不敢議是其習之久而其弊必至於是矣更化以來判别忠邪審核真偽收前日之所棄者而擢用之蓋知所以鑒矣然君臣宵旰三年於此而治不加進何也或者既其名而未既其實也鄉長沙吳公被旨

入覲天下之士皆曰公國之元老且久勞於外今其行天子必用以為相公將何所先乎正曰公幼之所學無非齊家治國之道而壯之所行又皆正主庇民之實使其一旦坐廟堂之上必將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泰山之安矣夫天下之事毛舉而陳之葢不勝其多也然即近事而求之士氣之委靡銷鑠其事為最大葢士氣者國之脉也士氣不振則國之脉病矣而可不憂乎夫所以養士氣者非所以高爵厚禄之謂也信用其言固所以

養之也有言見用則士氣昌士氣昌則何憂乎盜賊何畏乎强敵何患乎天下不治正既以答或人之問退而書以序云嘉定三年四月日門生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度正謹序

